

南唐書卷第二十三

宋馬令編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蒯鼈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鋒起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已出

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
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
謂之跛子先生及建康平例入京師授衡山簿居
官廉潔事上無諂每俸給不充則虛腹度日妻子
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崇峻遂有終
老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四
壁蕭然衣衾棺殮皆資於故人君子以爲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
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爲茂草馴至五代儒
風不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

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
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
弑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
南唐兄弟輯睦君臣奠位監於他國最爲無事此
亦好儒之效也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
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
藏書十餘萬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
讎校精審編秩完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
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
魯果能存其禮亦爲近於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

異此

孟賓于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爲金鰲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策數聯譽諸朝廷由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辟爲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自歸南唐授豐城簿遷塗陽令黷貨當死時李昉事皇朝爲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繼以詩遺之曰幼携書劍別湘潭

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山自號羣玉峰叟踰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歸老連上秘閣馬致恭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爲佐令輒有贓污故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辯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勝開寶中授秘書省

正字出爲吉州民掾歸于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
州郡吏有仕於皇朝者指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
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潘賁

潘賁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褻特自負才
器以藐勢位旣而動多屯躓五舉猶爲白丁及屬
皇朝左僕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賁凡三過省
闈每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賁嘗與故人書云入叨
殿試三對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賁疾
作謂人曰挾冊爲儒聖僞兩朝白首場屋不登一

第豈非命邪吾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
事公於泉下足矣誥下而賁已卒年六十沈氏諸
子買棺葬之

蒯鰲

蒯鰲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
以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於辭理過於
文爲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校屬耦綺麗悅目
清新沃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鰲少亦無賴常
與盧絳爲友後頗改過以廉直自勵苟寒燠略備
則一介不干於人嘗有歙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

口不言鼇心與之而未及遺一日友人不告而去
鼇乃悔恨躡至數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
苟愆其期後雖固予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
於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於廬山數年
卒

羅穎

羅穎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
詞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
及王師問罪後主銜壁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
高祖廟穎題詩其落句云媿侮羣豪誇大度可憐

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庭口陳自咎
之言掖而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試銷刑鼎賦
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爲第一穎爲末綴榜旣
上後主遷穎第二手筆圈其名穎是夕夢黑氣環
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盧郢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
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爲在城烽火使常督無
賴輩旦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往往罹鞭朴會
德霸出郢調笛不輟使數卒捕郢郢奮肱搏之卒

不能逼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騎詎曰汝等乞索輩殊不知憲制敢無禮邪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導從毆德霸傷目德霸詣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才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鬪監前是必越分凌辱士人既爲我帥不能自_擇宜其見毆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玉賦郢唱第爲第一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爲之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少頃

引一卮酒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爲且試詰之郢曰旣就矣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主謂鉉曰語勢遒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丘旭

丘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畜產爲事弱冠始讀書學爲詞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爲耻旣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邇寡嫂劉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

濟榮望雖孤兒可驚况費用乎於是罄橐遣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爲第一釋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調暨鄉老長謁賀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平例歸于京師補鎮將數年詣南曹叙理會呂公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爲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爲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並世邪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爲人取去無留巾笥者輒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憐之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纂自古賢俊遺言爲賓朋宴語

行于世其爲詞賦得有唐程度體後人以爲法

黃載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爲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於廬山事處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爲文章一舉不中第歎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蹇淺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造道不亦遠乎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母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貲給或勉之就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爲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

於京師而載乃安處丘園人皆以爲先知會母卒
廬於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
序講說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
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常置罍缶與來輒飲而義理
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貲鏹飲歡之外一無所
畜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
無所愛惡雖遇橫逆亦巽謝焉復喜酈遊市肆當
壚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貧民
每出入城郭卅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
媪策羸荷校執于公徒載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

緡而死於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
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
哭於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自脫衣裹歸獲
一女以賄購乳於隣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工長
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冒姓黃載嘗釋禮經獲
百千一旦爲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貲者也將藉此
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醵會市羊以備
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
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
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爲作犬羊仙序以

記其事天僖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與其子先卒

嗚呼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拂清風而知羣陰之晦然則覩真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皇朝而行事具於國史也此弗敢述姑置其故國之聞爾

湯悅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南唐爲宰相建隆初避宣祖廟諱改

姓湯悅嘗撰揚州孝先特碑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於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於悅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於嗟重後仕皇朝奉太宗皇帝勅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

張洎南譙人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爲邊候所得及金陵平太祖皇帝召洎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

國所作上曰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實爲之咎將誰執洎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爲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皇朝洎最顯焉

徐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盡括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

主曰旣以和解爲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叅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爲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四鉉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請畢其說鉉曰煜効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太祖曰

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
皇朝與湯悅同奉勅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
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
焉

南唐書卷第二十三

終

南唐書卷第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一

宋馬令編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
徒駭天下之觀聽茲爲怪誕譎張而已聖人中其
身以爲天下之標準則制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
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爲故六合
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
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
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怪也久矣其徒紛紛

其說撓撓縱橫蔓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爲宗也彼
既自誣於聖人而不以聖人之道攻之孰知其非
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
軻者吾知其爲正道反是者吾知其爲他道君子
正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

吳廷紹爲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澁進藥
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
腦痛醫工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
曰相公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廷紹進薑

豆湯一服立差羣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
痒以薑豆治腦痛皆無効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
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王則金絕
矣馮公嗜山雞鷓鴣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
解其毒爾羣醫大服

木平和尙

木平和尙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
驗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
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
宏壯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

旬兵起龍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
動靜又慶王尙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
聰明智哲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乙字予之保
大九年慶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之以乙字
者乃乙其九十而爲十九也

李冠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丘夕宴當坐吹噓聲韻
悠揚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
繁不獲召見大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
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
聲不到御樓前見禮於士大夫類如此周世宗時
多遊梁宋每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譚紫霄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昶封
正一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
術醮星宿事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
災福頗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
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敬洙遘疾召紫
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
霄詰旦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敬洙

卽愈有僧於溪澗剝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
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喫之命
鎚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號
階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
祭之地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旣下紫霄無疾卒
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
盤繞送之

潘展

潘展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
爲海州刺史展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廐

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廐中覘展栖泊之
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
所有展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
攝其光銖不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于匡國
匡國密召展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展曰素所習
也匡國曰可一觀乎展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
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展俱至東城展自
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
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
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

幸收其威靈展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表薦于烈祖展居紫極宮迨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劍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尙在迄無異焉

耿先生

女冠耿先生鳥爪玉貌宛然神僊保大中遊金陵以道術修鍊爲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臥內先是大食國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秘惜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爲陛下致之乃

以絹囊懸龍腦於屋棟頃刻瀝液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搗雪爲錠蕪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中糞壤燒爲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壤銀元宗嘗購真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未幾有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夕當有異倏忽雷電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

嗚呼耿先生之事著矣鄭文寶自謂親授於徐率

更而徐率更目覩其事雖然鄭氏之編載之而徐氏不錄是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爲辭歟抑徐氏恐惑後世而弗著於書歟是未可知也

南唐書卷第二十四 終

南唐書卷第二十五

宋 馬 令 編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尙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爲談諧而爲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爲樂工吳多內難伶人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昇元

初案籍編括漸高以善音律爲部長時關司斂率尤繁商人苦之屬近甸亢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畿甸雨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爲優旃漆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爲元勳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鳩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也烈祖變色左右莫

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漸高第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好遊家明常從初景遂景達景邊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爲翁媪列坐諸婦進飲食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江浙謂舅爲官謂姑爲家元宗笑曰吾爲國主恩不外覃於是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死未葬會元

宗乘間書州字於便殿家明給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家明輒於州字上署曰宣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吝于賜予家明諛之曰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殷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爲優服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

詩曰玉甃垂鈎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鈎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爲無人相輔皆慙宋齊丘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日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個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尹延範族吳氏齊丘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從

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
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院公山謂家明日好青
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
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迴首院公山色翠影斜不
到壽杯中元宗慙之俛首而過後主卽位家明老
而無寵

楊名高

楊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
頗行于時辭鄙不載

王感化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
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
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
數四元宗輒悟覆杯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
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
溪沙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茵替香銷翠葉殘西風
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
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多少恨倚欄
干手捲珠簾上玉鈎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
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

南唐書五
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
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彭利用附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
僑廬陵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
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
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爲彭書袋每出遠
塗雖冒雨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
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悖之以
爲先聖之罪人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

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
渚其僕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爲紀綱之僕
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
廢侮慢自賢故勞心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
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滅私撻諸市朝任汝自西自
東以遨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每於宴語必道此
以爲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窀穸不勝哀
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糊口四方歸見
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
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之曰自

寬哀感冀闕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太獻歛弔者於是失笑會隣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以才調鄙俚多類俳優故凡六上不第一夕宴寢而卒年六十

嗚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爲腐儒而已彭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陋者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爲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南唐書卷第二十五終

南唐書卷第二十六

宋馬令編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照起一心為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為淺見道哉昧者曾不知此而毀形骸糜金帛說因果以為法飾土偶以為佛將以斬福利邪而妖孰甚焉將以斬超脫邪而愚孰大焉此梁武齊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也作浮屠傳袁宏曰浮屠佛也章懷太子曰浮屠則佛之轉耳

傳曰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法豈固爲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易紀常由於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宗之世而後主卽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爲瘤贅親削僧徒厠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爲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

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爲驗謂之命燈若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

小長老 附北僧

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誚其太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

南唐書六
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數又
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干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
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
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爲營署又有北僧
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渾凡俗
後主遺之齋供一無所受。[黑] 尅池州繫浮橋於石
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
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
士念救苦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
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

尼院凡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
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
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爲應吾與汝輩當俱
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於宮中淨德遙觀其
煙燄遂蕪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
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

玄寂

僧玄寂姓高自言高駢俗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
性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
錄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

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
貫之後主名入問華嚴經玄寂口說梵行一品多
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
小兒隨之玄寂行歌於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
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羣兒互相
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
生籍地酣飲醉死於石子崗

應之

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
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於有司投冊罵曰吾

不能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爲浮屠保大
中授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卽就
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爲序
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爲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
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
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
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蹟索隱雲散日
朗塵開鏡明以爲大賚四方未爲盛德普濟一世
始曰至仁或啓佛乘必歸法要勅應之書鏤版旣
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

權嘗以筆諫穆宗爲之改容今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菴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蘭若必均其上田謂之常住產錢氏則廣造堂宇修飾塑像而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爲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歛率於民雖然田業頗厚而貲不加多歛率常勞

而用不加乏豈各因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性茫茫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若張遇賢諸祐之事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爲神恠也將以戒妖妄於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鷁之微皆不泯其實傳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况遇賢輩動阡陌之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作妖賊傳

張遇賢

張遇賢秦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於

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
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禱於神求爲主者
神曰張遇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爲汝主於是共推
遇賢爲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
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畧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
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爲州兵所窘復告於神神曰
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南康百勝軍
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州縣兵
擊之不勝浩戒嚴守城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
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

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
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於神
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
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于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人神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
無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爲妄誕及得遇賢
之事然後知嵩言無足恠也古者以鬼無靈響物
無疵癘爲至德之世則舉世大亂神怪畢出固其
所也且以孫權之奇英猶不能無惑况遇賢乎

諸祐

諸祐諸音查斬州獨木人自言不如輩者數世能使貧者富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徠雜互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眾夜行晝息取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斬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里會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為里長不服祐嫚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鄴為巡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祐等并其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

神因索其家得輿服器用皆埒至貴郡將即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為幼稚宜無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瀆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第二十六 終

南唐書卷第二十七

宋馬令編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豈違道以
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
不能死宗廟士不能死丘墓者無國無之且爲人
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
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况土地
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
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日以

某地來奔若邾庶其莒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已則曰入某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一矣作叛臣傳

劉澄

劉澄宣城人也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趨報使左右元宗南遷後主爲太子監國署澄爲軍校累遷侍衛廂都虞候及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爲親信乃拜澄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

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國家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後主聞之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日出兵不勝則立爲虜矣當俟應援然後圖戰未幾盧絳率師爲援絳至越兵屢却絳昉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

急當爲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澄僞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聞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爲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澄僞爲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遍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軍不聞楚州邪初

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旣尅遂屠之故澄以此脅焉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降猶欲赦其家屬光政使陳喬令收澄父母妻子皆斬於市澄女許嫁未適美而艷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

朱元蒲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爲從事漢高祖崩守貞爲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尙書

南唐書七
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甸兵興諸郡相繼陷劉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斬秦楊光淦亦相繼而復元自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署其表曰只斬朱

元妻不斬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於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爲之泣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

劉從效

劉從效泉州人也仕本郡爲統軍使閩亡從效說其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卽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從效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爲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

地閩主王氏遺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陞泉州爲清源軍拜從效節度使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從效因越人奉表貢於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其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效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鎡未幾統軍陳洪進執紹鎡歸於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爲叛推立副使張漢思爲留後洪進爲副使漢思老而憊事無巨細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爲牙將伏劍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

漢思自稱留後後主卽以洪進爲泉州節度使紹鎡至建康釋之以爲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爲殿直軍都虞候

嗚呼附劉從效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於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之罪人爾從效始事閩而閩亡幸家國之亂遂劫其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因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甸失地國步多艱從效伺多壘之秋而附越人以貢於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效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

應之曾子曰出乎爾皮乎爾爲人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第二十七 終

南唐書卷第二十八

宋 馬 令 編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閩國

王氏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爲農唐末群盜起審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爲主畧地至泉

州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
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光啟二年福州觀察使陳
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
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卽以潮爲福州觀察
使潮以審知爲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常乘白
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
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
令封閩王陞福州爲大都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
倓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

之秀者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後唐同光三年審
知卒謚忠懿長子延翰立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
朔延翰長大美哲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
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爲妾
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于別室繫以大
械刻木爲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之
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崇崇崇而卒十有二月
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
同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鱗審知
次子也莊宗卽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

令封閩王。鑄既立，延稟還建州。鑄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鑄曰：「善繼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鑄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鑄。鑄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稟，詰之曰：「予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鑄上書求爲尙書令。唐不報。鑄遂絕朝貢，卽皇帝位。改元龍啟。國號閩。追謚審知爲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設百官。龍啟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爲鑄殺。延稟而有功，典親兵。鑄心忌之。鑄謂人曰：「仁達智畧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因誣以罪殺之。」鑄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

答審知婢金鳳。陳氏鑄嬖之，遂立之以爲后。初，鑄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鑄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鑄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鑄婢春鶯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鑄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鶯。鑄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做圖之。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率皇城衛士入鑄，聞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爲做所殺。鑄立十年見殺。

南唐書八
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鏘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通文晉天福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冊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衣冠偉然騶童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仄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倖三年夏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爲亂之兆也乃命興帥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

愈惑亂立父婢春鶯爲淑妃後立以爲皇后昶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謚昶曰康宗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贇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贇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贇立而

倓已死命發塚戮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延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曦怒詔下御史劾之延英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乃止曦弟延政爲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數舉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叅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

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尙氏有色而寵諸國皆僭李后妃之號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之用以爲相曦嘗爲牛飲群臣侍酒有詐及私棄酒者輒殺之并殺其替者連重遇旣殺昶常懼爲國人所討曦心疑之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尙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

於二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
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謚曰景宗

殷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爲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
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延政
爲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
明年連重遇已弒曦集閩群臣告曰昔太祖武皇
帝親冒矢石遂啟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
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乃掖朱文進陞殿率百
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

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顏守泉州
程贇守漳州許文纘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運元
年泉州軍將劉從效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
矣吾屬世爲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
紹顏迎王繼勳爲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
成爲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纘懼以汀州降于
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伐之遂下建陽
延政遣統軍吳承祐往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福
州信之故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連重
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唐兵方急攻建州延政

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耶乃擒繼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峰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閩主劉從效自領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羈縻而已明年福州附于吳越

南唐書卷第二十八

終

南唐書卷第二十九

宋 馬 令 編

滅四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殷初爲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逐楊行密行密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尅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爲帥殷

爲先鋒轉攻豫章畧虔吉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
刺史鄧處約自稱留後唐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
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出攻邵州建峯庸人不
能率其下常與步曲飲酒讙呼軍卒陳贍妻有色
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
馬張吉爲帥吉乘馬傷髀臥病語諸將曰吾非汝
主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
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吉肩輿入府殷拜謁
於庭中吉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
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

彥暉李瓊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
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武等率兵守義全嶺
殷遣使聘於士政至境上可璠等不納殷怒遣李
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二千餘人
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
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卽位
拜殷兼侍中中書令封楚王楊行密將呂師周來
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
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爲馬步軍
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殷

表師周昭州刺史於是澧辰淑并溪洞諸蠻皆附於殷殷請陞朗州爲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竇爲左相弟存爲右相廖先圖等十八人爲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龔等爲

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冊如三公禮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爲左相許德勳爲右相李鐸爲司徒崔頴爲司空拓拔常爲僕射馬琪爲尚書子弟皆出爲節度使文武皆進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

元豐曰景莊立三廟於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義聲立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義聲判內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患之嘗使謀者間殷殷不聽義聲用事謀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義聲素愚以爲然遽奪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曰吾耄荒如此而殺吾勳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義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義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慕之日烹五十鷄以

供膳葬殷義聲不泣頓食鷄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義聲卒追封衡陽王弟義範立義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十餘人嫡子義振長而賢其次義聲義範同日而生義聲母袁夫人有美色義聲以母寵得立而義振棄官爲道士居于家故義聲卒而義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三矢冠劔天福四年加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臯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義範

性奢侈光圖等皆博徒飲博懽呼獨常沉厚長者
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
叛晉高祖詔羲範出兵羲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
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
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羲範遣劉勅
等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
子師高率諸蠻酋降于勅溪州西接牂牁南通桂
林象郡羲範乃立銅柱以爲表命學士李臯銘之
於是南寧等十八州夷播等七州昆明等十二部
皆附于羲範羲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

加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羲範又作九
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
中國大亂羲範牙將丁思覲廷諫羲範曰先王起
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
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
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
師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
土木爲兒女之樂乎羲範謝之思覲瞑目視羲範
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羲範
卒年四十九謚文昭羲廣立羲廣字德丕羲範母

弟也義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嘗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名之託以義廣義範卒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朗州節度使義萼義廣不從義萼來奔喪義廣將劉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予之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也遂以兵迎義萼於砢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欵於南唐

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彥瑫許可瓊等禦之彥瑫敗義萼於僕射洲義萼公誘溪洞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遏諸蠻劉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彥瑫敗於涓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遂臣於南唐唐冊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任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萼

南唐書卷第二十九
置酒端陽門義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槓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高廖偃囚義萼於衡山師高奉義萼爲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詣南唐送欵唐遣邊鎬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

南唐書卷第二十九

終

南唐書卷第三十

宋 馬 令 編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爲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達合爲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僖昭之世則又甚焉盜會強卒相與爲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卽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

江以北揚楚泗和滁光黃舒蘆壽海濠二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置劍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爲大國迨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逮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爲敵國爲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爲昇州徐溫建節陞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于周以州建南都以東南境別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保大十年置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來肆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

楚州順化軍

入于周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

滁州

入于周

和州

顯德五年

光州

入于周

黃州

顯德五年

舒州

顯德五年

蘄州

入于周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

壽州清淮軍

入于周

海州

顯德五年

泰州

昇元元年置顯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陞永安軍節度

汀州

保大三年取

劔州

保大三年置

彰州

保大三年取 改為

南州 俄復舊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 清源軍節度使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 羈縻而已 四年入吳越

潭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 十年失

嗚呼乘蒼_窟以闖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

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闕而終以任用

匪人不能振撫故劉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

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言以節鉞與夫曹

公之應二袁者可同論乎

世裔譜第二十八

鳴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慎乎先
主以幼稚轉徙民間故其所祖難於考究案徐鉉
江南錄承建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
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裔譜

臯陶爲士師期於無刑而洽其好生之德於天下
則盛德之流光宜肇祀於百世矣故歷虞夏商世
爲大理以天^官命族爲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徵者爲
翼肆中吳伯弗合於紂抱道而死其妻陳國契和
氏與子利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
理爲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爲陳大夫

家於苦縣生彤德彤德曾孫碩宗周康王時賜采
邑於苦縣五世孫乾字元果爲周上御史大夫娶
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爲
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德至唐祖之以爲立元皇
帝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於段爲子^十木大夫守
道不屈生同爲趙大將軍生兌爲趙相生躋趙陽
安君二子曰雲曰恪恪生洪秦太子太傅生興族
字^育育神秦將軍生曇字貴遠趙柏人侯入秦爲御
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辨昭璣崇字伯祐隴
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曰平燕次曰瑤字內德南

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生超一名伉字仁高漢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日元曠侍中次曰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羌于秦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生柏考隴西河都二郡太守生二子曰尚曰向尚成紀令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爲騎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子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况

字子期博士議郎太中大夫生本字士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君巴郡太守西夷校尉弟怙次公生軌字文逸魏臨淮太守司農卿弟潛軌生隆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軍生艾字世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雍字雋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昶字伯堅涼太子侍講生嵩字玄盛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十子譚歆讓愔恂翻豫宏眺亮愔曾孫絲翻孫三人曰丞曰茂曰冲曾孫曰成禮豫玄孫曰剛歆字士業西涼後生八子勗紹

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
亡奔宋爲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拜恒
農太守復爲宋將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豫
州刺史生獻祖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
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
後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日
太祖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
等八人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
其功封唐國公虎生世祖諱昞襲封唐公昞生高
祖於長安體有二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

周復高祖姓李氏煬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
萬起自太原敗宋老生於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
京城立代王侑爲皇帝遙尊煬帝爲太上皇改元
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月戊午隋帝遜于位高祖
卽位是爲大唐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
元和元年始封時緇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
道丐符節故詔恪爲鄆州大都督平盧軍緇青等
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室子爲嗣史亡
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爲建王後懿僖之時宗
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

趙之子志爲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榮生先
主先主卽位是爲南唐

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
諸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溴梁始蓋陵夷之勢不
可復振而覬覦之心無所饜足則亂臣賊子倣尤
爲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
浸長於健卒或崛起於群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
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
旣死諸子庸懦而弒渥■溥祿去楊氏則又溴梁
大夫之罪人且楊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

知誥景通景遷景遂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行
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賈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
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嚮化踰於四紀胡則
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
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尚矣

陳氏曰陽羨馬令撰序言其祖太傅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
唐故事未及撰次今纂先志而成之實崇寧乙酉其書略
備紀傳體六言徐湯之疏畧云

正德辛巳余聞汲陰葉潛夫云靖江朱生藏有宗刻馬令南唐
書許借未往迄今二十餘年余恒往來於懷竟無所遇客歲館

於宮保秦公偶驚書者持元刻陸游南唐書未信殘編斷簡
漫不可讀姑錄公備一家言今年春得至洛川張君家塾暇日
乃出馬令南唐書觀之云是後先公官闕時所錄余曰此余二十年
前求之未獲者也遂抱疾錄一過藏諸篋笥底為陸游合璧若夫
評騭異同具馬端臨經籍攷茲略云嘉靖辛丑夏四月晦日句
吳茶夢道人姚咨跋

南唐書卷第二十一終

